栝蒼金石志

增刻括蒼金石志序

昔阮文達公撫浙時會萃闔省金石文字編勒成書蒐羅較富括州爲浙支郡僻處山陬採錄遽難徧及故僅登二十八種遺漏夥焉嘉興李金瀾司訓效其體而補輯之時王芝庭雲舫

兩文學與有同志廣為尋搨得一百
餘種詳加校定學使陳公郡守吳公見
而稱善如獲奇珍各捐資促付梓刻
既成顏曰栝蒼金石志計自唐迄元一
名一物据摭靡遺豈獨文字之幸哉
夫銘鐘圖鼎勒石鐫珉使百世下得以

撫物興懷臨文既想古人之意遠矣況
經史之傳疑可辨書法之通變可參
姓氏官科干支年代之異同可考引
證闡明洞如發覆如歐趙洪晁諸公
所由窮心力爲之編集也無如陵谷
變遷滄桑迭換往哲之真蹟剝蝕銷

磨即著錄所傳亦闕已參半好古者不能無餘憾焉余來守是邦因郡乘歲久失修徵文考獻得讀此書知二者實相表裏查原版已付刼灰亟思翻刻而青田廣文鄒君殿甫匡余未逮重加搜葺凡幽谷危崖皆剔苔扶蘚表而出之共

增補二十餘種排次既定請予敘予不辭
弇陋爲撮舉顛末弁其端而一邦之文
獻藉觀厥成予心亦竊慰矣校讎之
役則鄒廣文王司訓竝有勞焉爰附
書之㫖
光緒元年歲次乙亥嘉平月穀旦

三品銜知處州府事元和潘紹詒譔

憶癸巳八月在省垣將赴處州郡守任謁督學使者陳碩士先生先生謂余曰處州府學司訓李金瀾學博近著有栝蒼金石志一書可備一郡典故未知付梓與否到時乞訪之旋以余疾作請假至嘉平月接篆學博來謁首詢是書學博曰現已交剞劂氏尚未能速告竣也即索其稿本閱之竊以爲搜羅石刻愈古愈難兩浙素無漢晉舊刻是以節相阮雲臺先生著兩浙金石志雖有六百餘種之多於漢僅取漢磚十餘種於晉僅取晉磚二十餘種石刻竟無道光三年今湖南中丞吳荷屋先生陳臬兩浙搜出會稽跳山上漢建初元年磨崖造

冢碑共二十字又碑額大吉二字是時兩浙金石志已刻成不及採取後於補錄中收之浙之有漢刻自此始處郡漢以後始開闢今觀是編首列晉葛稚川靈崇二字及劉宋謝康樂石門洞二詩皆為兩浙志所未錄可謂古矣他若唐宋元諸石刻亦日就剝落及今求之得者半而失者亦半再閱數十百年恐更漫漶不可尋矣然則學博是書之刻豈可緩也哉余于是促其刻竣三月中碩士先生科試案臨處郡郎以是書進庶有以慰先生屬望之殷也是為序

道光十四年歲次甲午二月　遂農胡元熙拜序

顯晦之際難言哉荒烟蔓草斷井頽垣中往往有昔賢哲遺跡手澤存焉世人罔知寶貴村豎牧童摧殘而棄置之衆矣一有好古者出窮搜遠紹筆諸簡編傳之弈世有識者爲之一快金瀾學博余同年友嗜奇好古嘗刊金石學録爲芸臺相國契賞嗣以秉鐸來栝栝山川甲兩浙名山古刹石刻林立雖吉金甚少而一二鐘虡亦足見唐宋以來舊物顧以世乏有心人弗問也金瀾慨然興復古思又得芝庭雲舫佐其事裹糧躡屐縋險尋幽得百餘種名曰栝蒼金石志屬予序予謭陋鮮鑒別識於金石家未窺堂奥簿書鞅掌塵俗憧憧每以未

得考訂爲守土歟今得艮學博收羅物色顯微闡幽閱此編者覺陸離璀璨括十邑之精華如在眉睫間金鑠石泐此編長存洵不朽盛事哉而吾獨歎栝蒼之爲金若石者沉埋數千載玆何幸得吾金瀾而爲之志以傳也豈顯晦果有數存耶噫時昭陽大荒落立夏後十日年愚弟張祖基拜序

重刊凡例

一原本鐘銘碑刻凡遇

廟諱

御名

聖諱均寫本字跋內缺筆避寫今概從缺避或易他字及偏旁應避各字均加方圍□別之

一原本元文頂格跋低二格今增各跋低三格以昭區別

一正志有附載六條因時代年月無可攷證列入卷末今校崖刻或有他書可證或爲後人題名掩蓋如

宋程閎中題崖本錢宮詹攷定爲元符二年王徵詩刻爲崔堯封題名劉嵓李壽題名爲劉涇謝雨崖刻劉嵓及陳適中摩崖從潛研堂金石文字目錄附入宋刻餘二條仍列附載

一栝蒼古刻林立阮文達公修兩浙金石志已登二十八種金瀾前輩輯正續二志復搜得一百四十種今柏採幽選勝又得五十餘種擬輯補遺四卷自愧譾陋未敢遽付手民就正有道再登梨棗

栝蒼金石志凡例

一阮雲臺相國師所輯兩浙金石志於處州府收碑刻磨崖鐘銘欵識共二十八種茲廣爲捜輯復得一百一種又附載六種較兩浙金石志所輯多一百七種合成一百三十五種釐爲一十二卷名之曰栝蒼金石志

一兩浙金石志所輯金欵碑文俱錄全篇後附跋語今亦倣之凡錄跋語必註明某書卽芝庭雲舫所跋亦書明某人此又稍參王司寇金石萃編之例焉

一兩浙金石志所錄諸刻分年代而不分府屬今照

其例亦分年代之先後不分某縣之次第處屬南明山三巖石門洞仙都由西處磨崖題名最多按金石萃編等書每遇磨崖其編一處概括僅一府之地碑刻既少可無容分由概從年代先後編入以昭畫

一亦即兩浙金石志之例也

一是刻必以親見搨本者方錄入括蒼唐刻甚少原碑皆已磨滅如李陽冰孔子廟碑忘歸臺銘隱尊銘既客洞處州新驛記等篆俱不得見搨本即不收錄今所存者惟李陽冰黃帝祠宇碑李兆海兩崖三字李陽冰倪翁洞三字及徐嶠張愿石門山殘刻郭密

之石門山詩刻二首皆磨崖也他若李北海葉有道碑韓昌黎作處州孔子廟碑李陽冰縉雲城隍廟碑僅據翻本錄入亦仍兩浙金石志之舊也

一磨崖題名以有年號有姓氏可考者錄之峭壁之上每多大書深刻縱橫徑丈者如青田之混元峯三字郡志以爲唐人書松陽之凌霄臺三字郡志謂米海岳書石門洞之飛瀑二字明人吟咏皆以爲米海岳書龍泉昴山之雲臺二字相傳以爲秦漢人書然既無欵不敢濫登他若三巖之兩崖二字旁有北海姓名南明之靈崇二字南明山三字有北宋劉涇作

贊四面圍刻一以爲䃂川一以爲海岳安知非從前有欵爲後刻所掩葢耶今即以巨濟之贊可據急爲錄入以此類推可見棄取之意焉

一古人碑刻必署某人篆額尊重其事可知篆額亦不可偏廢是編凡有篆額者照碑刻摹入

一王司寇金石萃編凡有晉隷唐宋篆書皆照石刻摹入惟唐宋隷書概不摹寫今亦仿其例後之隷碑俱從正書錄之

一是編於碑之高廣鐘之高圍字之大小皆註明尺寸若干從金石萃編之例也其尺之長短亦以萃編

所用爲准

一兩浙金石志凡計篆之大小皆以橫量然篆字體長若以橫計之恐後人疑其小是編篆字改爲竪量

一磨崖題名以無紀元可考者概附卷末

一是編所收碑刻亦從兩浙金石志例至元而止

一栝蒼諸石刻向無人彙輯以致日久銷滅余以一年之力遠則託友搜羅或命工往搨近則與芝庭雲舫親自摹搨僅得此一百餘種然僻地窮鄉人跡罕到不無遺珠之歎他時倘有所獲當續編於後

一金石以考證爲貴居萬山之中見聞不廣典籍無

多校輯未免荒陋同志者當輔我以未逮

一余來栝蒼得芝庭鄒舫二人皆嗜金石兼精篆隸卽商定是編芝庭先以舊藏磨崖二十餘種示我皆爲兩浙金石志所未收由是積少成多宋元碑刻亦漸彙萃雲舫又善釋文細意審定穿穴靡遺實相與有成焉是編篆書皆芝庭所手摹而校字則譚生學鎔之力也

栝蒼金石志目錄

卷三　宋一

戴昌天梯嶺磨崖二段 元豐六年

裴維甫石門洞題名 元豐

劉涇等三巖磨崖 紹聖三年

劉涇三巖詩刻

米元章南明山題字劉涇書贊 紹聖四年

程賁石門洞題名 紹聖四年

章不克混元峯題名 紹聖四年

劉涇混元峯題崖 紹聖四年

張康國南明山石梁磨崖 紹聖

劉涇石門洞磨崖 紹聖四年

天慶觀洪鐘款識　紹興三年

高陽洞紀事　紹興十四年

宋師禹等石門洞題名　紹興十六年

虞似平石門洞題名　紹興二十六年

謝伋石門洞詩刻　紹興二十六年

虞似平仙都山磨崖　紹興二十七年

虞智父重遊仙都山磨崖　紹興二十七年

范石湖書通濟堰碑　乾道五年

陳公櫄石門洞磨崖　紹熙二年

鄭挺石門洞磨崖　紹熙五年

卷六宋四

卷七宋五

栝蒼金石志卷一

嘉興李遇孫金淵輯　海昌鄒柏森殷甫校補

麗水王倚忠之庭參　麗水王宗訓式之同校

西晉

葛稚川南明山題字

前缺三行

靈　何此副墨爲

崇　而沉寓心書

靈崇故揮掃

縹緲神飛鶩

老木同消磨

堙華終梗槩　茸投久塵點　藻栻回天光

宿禾清淨像　夢寐獲金事　掓諸琳琅館

起敬未省心　穹壤均長年　勿猥文字見

葛仙翁眞迹宋紹聖丁丑蜀人劉涇書贊

右南明山葛稚川隸書靈崇二大字及劉涇贊刻

時爲鐫工所舛錯不可句讀惟一欵十六字甚明

竊謂靈崇二字志乘皆云稚川所書或以其無欵

而疑之今得巨濟一贊北宋人已稱仙翁眞迹矣

况左右皆刻字安知原欵不爲後人掩蓋耶巨濟

曾輯成都刻石總目三帙元祐中蔡京帥成都按
意纂府縣碑版幢柱自東漢初平迄僞蜀廣政凡
二百六十八又成都有漢王稚子闕作文記之得
以示傳載　國朝成都通判陳祥裔蜀都碎事中
知其平素究心金石所言必信而可徵也
右葛稚川隸書靈崇二字勒於南明山雲閣崖間
每字徑二尺其筆法體勢飄若游雲矯若驚龍超
然仙趣不類凡筆劉巨濟所謂揮掃縹緲神飛驚
誠不誣也劉涇字巨濟西川簡州人與成都鄭少
微俱以文名登進士官太學博士紹聖時來守栝

郡督書贊勒於靈崇之旁行書徑三寸末題欵一行行書徑二寸前二行贊爲後人刻麗水縣三大字剷損殆盡首行僅存一齋字次行存仙翁二字其下五行與後三行亦皆漫漶雖依稀可辨然不成文理惟末欵一行十六字文順可讀按每行間皆以五字分段此必書一橫幅被勒石時裁割倒置耳今據搨本錄入以俟識者辨之雲舫

劉宋

謝康樂石門山詩刻二首

前詩并題欵凡十一行行字不等後詩并題凡九行行字不等皆正書徑一寸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修竹茂林□

□五言　宋永嘉郡□守謝靈運

躋險築幽居披雲臥石門苔滑誰能步葛弱豈可捫嫋嫋秋風過萋萋春草繁美人遊不還佳期何由敦芳塵凝瑤席淸醑滿金樽洞庭空波瀾桂枝徒攀翻結念屬霄漢孤景莫與諼俯濯石下潭仰看條上猨早聞夕飈急晚見朝日暾崖傾光難留林深響易奔感往慮有復理來情無存庶持乘日用得以慰營魂

匪爲衆人說冀與智者論

登石門最高頂一首

晨策尋絕壁夕息在山棲疏峯抗

高館對嶺臨迴溪長林羅戶穴積石

擁基階連巖覺路塞密竹使逕迷

來人忘新術去子惑故蹊活活夕流

駛噭噭夜猿啼沈冥豈別理守道

自不攜心契九秋幹目玩三春荑居

常以待終處順故安排惜無同懷

客共登青雲梯

石門山一在栝蒼一在永嘉或以康樂詩則指永嘉者因詩中寫景與永嘉相肖栝蒼瀑布最勝不及之又甌江中有孤嶼與石門相望引李白詩康樂上官去永嘉遊石門江亭有孤嶼千載蹟猶存爲證殊不知太白送魏萬遊石門詩云路創李北海巖開謝康樂早已屬之謝公況栝州永嘉廢置不一詩人咏景固可牽連及之既有兩石門皆見之吟味亦何不可總之新營及最高頂兩作則咏栝蒼之石門山也今觀石刻可以破千古之惑雖爲唐宋人題名所掩愈見是刻之古非後人補勒

可知矣栝蒼僻處浙東諸磨崖摹本甚少即間有好事者欲得之亦不過倩工往搨擇其易施力者拓來故謝公石刻向無人道及余與王芝庭雲舫親往搜尋抉險捫幽奇蹟乃顯懷寶而歸何啻獲一眞珠船耶

右石門山謝康樂詩刻二首爲宋尚書郎苗振等大書題名鎰之尚存一百二十二字後詩爲唐人和徐太守游石門山五言詩間刻之又爲宋皇祐間太常博士王起國子博士石祖德等大書題名亘蝕之僅得六十七字今以梁昭明選詩所載補

其俗字註於旁乃可讀也此刻向無人辨道光十二年四月余與嘉興李金瀾學師游石門拓摩崖以歸偶於剝損漫漶中尋繹得之爲吾栝石刻之最古者按選詩五臣注與汲古閣及于惺介本不同如庶特乘日用之特作特跡峯枕高館之枕作抗今校石刻可以證諸本之誤雲舫

按謝公所詠之石門各家所註並未專指在永嘉然永嘉有石門山處州青田亦有石門山謝公曾爲永嘉郡守其時處州屬永嘉郡則謝公所詠之石門雖未能分其爲温州爲處州而要之在宋時

之永嘉者無疑故處州志亦纂入此二詩細玩詩中寫景與處州不甚肖再處州志另載有謝公石門洞一詩形容瀑布確是處州之石門則二詩似非詠處州之石門矣此疑之者之說也處州在晉宋時尚隱沒唐宋時漸著名青田石門瀑布與廬山天台雁蕩松垮非永嘉之石門所能比後人題詠必以謝公所詠爲推首李白送魏萬詩郭密之經謝公石門山作皆專屬處州之石門此信之者之說也故吾謂不必强以謝公所詠之石門定指何處而一以永嘉爲斷今覩處州石門摩崖乃有

此二詩豈當時所刻耶抑後來好事者所補刻耶其詩內有唐人和詩間刻又有宋人題名蓋其上即補刻當亦在唐時能不與郭密之詩而並貴耶
芝庭

謹按謝詩前後兩刻中倘有廵檢劉吉來五字直書於謝刻石門最高頂題行之上劉吉時代無可攷郡邑兩志未載廵檢一官自六朝迄唐宋均無是名其爲後題無疑間刻之唐人和詩今校拓本倘有可辨者十六字惜不能句讀因
分行附誌於後　殷甫

徐大使遊石門山七字在謝詩冀與智者論下

龍伸口招字在謝詩晨策尋絕壁前夾澗行中

瀑布飛流字在謝詩對嶺臨迴溪後與謝詩迴溪長林四字並

洞字在王起大書處州州字旁

攝字在王起大書祐字前

唐一

李北海書葉有道神道碑據裝本編入不計高廣行數

唐故葉有道先生神道碑并序　栝州刺史李邕文并書

昔若誕發老君道練天地生得夫子身負日月且時宰

不宗主人勿用刻乎埋照後谷潛盤窮山幽姿蜕於塵
容素尙冺於仙類昔辟命行矣爵服繫之而已哉公諱
國重字雅鎭南陽葉縣人也自少典錫羡高辛纂緒陶
唐垂駕后稷邁種文王之冺乃食於沈尹氏之子載封
於葉受氏享國大哉邈乎遠乎祖乾昱克壯其猶永孚
於德堇尹羽陽蹇兇億坤碩膚長材通理博藝雖安車
累至而堅臥固辭故慶祚克開眉壽維永矣厥考道典
性守宮庭道敷邦國居鬼從地率神從天受籙以恒之
飛符以北之扼魍魎之邪劉臺台之祟有足奇也至於
捭札落紙引弓貫革特起五部廣推大餘侯誰嗣哉先

生靈齊道宗異聞訓誘弱喪文貌幼尚純篤仙骨有象童心不萌專精五龍遍遊羣岳聽以知遠明以察微達死生之占體物氣之變嘗以靜貞動耗息影歸止雲臥北壑林巢仙居人絕不鄰道阻且右獨往幽勝永歌隱淪放閒保和習虛致靜揖五石之髓擷三芝之英時哉不留歲聿其逝緇髮純漆韶顏渥丹事適元洞神與道婉惟裝惟寘不飲不食數十載於茲乃昇聞帝庭駿發皇眷簡才受命降尊加禮將之以文馬速之以暢轂先生盱貽長揖握手高謝曰自昔帝舜登庸德輝允鑠光武繼統吏道孔著且存方蓬藥備外臣之禮虞仲夷逸

終處子之業豈垢俗疵物偏貢介性將探道慕類坐致
奇齡使老耆而然之疑中遂行之旨乃周覽廬室躬省
倉膺考疇人之疆畮訊家童之作業皆儉以遵約安能
雜始味不甘口色無養目信以爲著誠去僞敢守難奪
順風可即强起易至焉遂虛覯復命懇歎聞列朝廷企
其高潔其道聆嘉聲而屬想者豈勝言哉有司以天元
書黜星度官弛亡五德之運謬四時之分荆鬼越祥不
知所況子亥毋癸烏識其原皆乘遊遠尋請益傳受可
謂純誠列而曲直徵衡誠懸而輕重立粤惟博物君子
豈伊小說鯫生嗚呼天不持久人將復歸頹年迫於期

頤遯志屈於摧落卜兆幽石託墳清林逸人不追國士靡憲泉石沮色鄉縣失聲豈無他人惟子之故元子慧明贈銀青光祿大夫歙州刺史公罔替厥緒代增其業啟秘籙之高妙揚元津之洪波道微若聲心虛若氣吹律煖谷運歷知天廈下辟書終不應命孫子景龍觀道士鴻臚卿越國公幼得父書早傳成法貪念有訓邁迹自身讀天下之書傲方外之術火滌淫祀劍誅羣妖恩開五君名動四國其入也排金鎖謁紫庭爲帝傲吏其出也法玉京坐元寺作仁宗師故能大匠道門冢卿朝右禮食軒座寵直禁廬矣常以理氣自强登老益壯雖

春景急節而純孝孔哀是獻封章願拜墳墓有紗帝念
彤王言神札以飛傳瑞乃發羣公帳餞列蕃郊迎朝
章有輝鄉人皆慶枉以末枝揚於孝心惟先志以追遠
立豐碑以紀德夫何聞然其詞曰
宗門素履家代隱仙道一相孕薪火交傳黃公術在赤
水珠聯道開幽鍵性與真筌一門累祖四世百年抗迹
巖谷消聲天地卓爾遐舉藹然高致驂以臭焚珠以明
隆人則有心徵亦不至保身匪媮全樸爲利孝孫增業
明辟順風志當無忝事或不同徵賢朝滿舉逸山空爲
由高枕克謝代工測微達變盡規納忠皇眷雖渥孝思

亦泗䆁服祭終傅馳駸駸載違廷闕是展墳林紀石追遐暘鉞率以孝終事立榮没寵今遐超古始永憲江南

開元五年歲在丁巳三月七日侍者青溪觀主詹元一丁丶丶丶丶

此碑似經重刻乃李字之瘦勁有骨力者莫過於此而始紀全宗如此石者更不易得葉先生種種奇行知非虛設北海記載隱而不沒略而不濡深得逝二氏異端之法始知人主一心不但四海生入望之督導卽萬靈幽關受其鞭策者漢之武唐之宛為人幻術類集一堂不可誣也惟宋之眞勅

無二帝之才殆兒戲耳使移其心於文帝之清淨
文皇之仁義則於人道之近王道之易豈不更遠
其上理哉後世曲士言及怪異以爲矯是以於吾
儒祈天永命之法亦睎以爲幽遠而不可幾世之
下衰亡職也因評此碑而并及之以告後通天人
之故　安舜庭墨林快事
有道之子慧明孫法善三世爲道士明皇時法善
見尊寵其祖若父之墓碑邕皆撰而書之可謂濫
矣書法秀逸閑雅不見欹側之態蔡君謨謂是邕
書最佳者良然　顧亭林金石文字記

按此碑立於開元五年亦題栝州刺史李邕文并書與開元三年少林寺戒壇銘之題栝州刺史李邕者同邕左遷栝州司馬不爲刺史彼碑已言之詳矣此不必辨據書譜引高似孫緯略載李邕所遺諸碑名少林戒壇碑本不在數內而有道先生葉公碑則有之似不得又謂之託名也然開元三年邕左遷栝州司馬史傳昭然不能援碑以誣史說則此疑終不能明矣書譜又引法帖神品目云追魂碑李邕書在松陽永寧觀處州府志遂謂邕爲處州刺史法善求邕與其祖有道先生國重作

碑即追䰟碑也此語尤謬不足置辨葉國重兩唐
書無傳其孫法善傳亦但及其父云先天二年贈
歙州刺史卽碑所云冏予慧明贈銀青光祿大夫
歙州刺史也傳又稱法善自曾祖三代爲道士皆
有攝養占卜之法而不詳列其名以此碑證之則
曾祖爲國重之父道興祖卽國重父卽慧明已合
於傳曾祖三代之語而碑又有道興之父乾昱亦
遯戶習隱寔兄億坤是爲法善之高祖下迨法善
是五世爲道士矣史稱法善栝州栝蒼縣人碑稱
國重南陽葉縣人蓋栝蒼是遷居南陽是其族望

也下云文王之囧乃食於沈尹戌之子戴封於葉受氏寧國大哉邈乎風俗通沈尹戌生諸梁字子高食采於葉因氏焉通志氏族畧葉氏舊音攝後世乃與木葉同音也碑後云孫子景龍觀道士鴻臚卿越國公而不署其名即法善也傳稱睿宗即位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止於京師景龍觀又贈其父爲歙州刺史碑言法善雖恭景急節而純孝孔哀是獻封章願拜墳基惟先志以追遂立豐碑以紀德云云是即先天二年得父封仰自長安回栝蒼立碑於祖父之墳

墓也先天二年即開元元年碑則立於得父封後之五年法善生卒之歲兩傳皆有誤文舊傳云法善生於隋大業丙子死於開元庚子凡一百七歲八年卒所謂八年必是開元是年庚申非庚子也自大業丙子至開元庚申祗一百五歲非一百七歲也新傳云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死庚子蓋百十歲云則亦誤也而要之法善生隋大業丙子推其祖國重之生約畧前五六十年是在南朝梁陳之交碑所云將之以文馬速之以暢轂不知何朝何帝之事碑未明言無從考矣 王述庵

金石萃編

追魂碑之名始見於趙明誠金石錄其說蓋本於葉法善傳有道先生葉公者法善祖也傳稱李邕既爲撰文而難於書法善追其魂而書之其間用字多差誤邕時夜艾鐘鳴邕書未畢而覺碑因存而不易法善以碑示邕邕笑曰初以爲夢今果眞耶王象之輿地紀勝則云世傳邕書夢覺至丁字下數點而止又謂之丁丁碑要皆流俗相傳之說耳碑以開元五年立攷之唐書文藝傳邕刺栝在開元二十三年而此碑書曰栝州刺史何耶又考

之唐書方技傳法善以開元八年卒是碑之立當
在五年邕以元宗即位名爲戸部郎中旣而左遷
栝州司馬碑或書於其時未可知集古錄目又以
邕爲松陽令而史無考此碑所書栝州刺史葢從
後追題非史誤也歐陽公云得此書於蔡君謨君
謨言邕之所書此爲最佳碑在北宋歐蔡諸公皆
貴重之陳思寶刻叢編引諸道石刻以爲紹興十
四年大雷碎其石而輿地紀勝又云人愛其字摹
打不已黃冠潛毀之是碑至南宋已亡矣于弈正
天下金石志載其碑於處州松陽縣云李邕撰并

書此卽重刻本也安世鳳墨林快事以此石始終完全爲不易得亦疑爲翻本耳松陽重刻碑又不知何時毀失相傳康熙中顏學使光敩按郡訪碑得舊拓本數紙而去今松陽人有翻刻此碑者廣爲撫搨賣之都市以射利其書法實佳嘉慶己巳上元日陳司訓于光從松陽來貽予此本遂考而識之如右 桐鄉屠蘇渚碑䟦

右碑在松陽縣文二十二行行書徑八分輿地紀勝云唐故有道先生葉公碑李邕撰并書世傳法善求邕書不可得夜追其魂書之俗謂之追魂碑

今按拓本似經後人翻刻非北海原跡末行丁字下作四點傳是其覓書至此聞雞鳴而廹恐未必然又按舊唐書本傳邕貶栝州司馬在開元三年以後十三年之前其爲栝州刺史在配流嶺南後新唐書則云開元二十三年起爲栝州刺史此碑立於開元五年三月題銜已稱栝州刺史與兩史不合葉國重史傳無文其孫法善傳祇及父慧明又稱法善自曾祖三代爲道士皆有攝養占卜之法而不詳列其名今碑載乾昰生道興道興生國重國重生慧明慧明生法善乾昰爲法善高祖是

五世皆習黃冠之術矣洪筠軒頤煊云新唐書葉法善傳云開元八年卒或言生隋大業丙子此碑立於開元五年時法善已百二歲故碑云雖暮景急節而純孝孔哀今重摹本脫暮字兩浙金石志

右唐李北海葉有道先生碑按府志云開元間松陽葉法善以道術遇元宗時李邕刺處州為其祖國重作碑法善請并書弗許一夕夢法善再求書邕喜從之未竟鐘鳴夢覺至丁字下數點止法善刻畢持墨本往謝邕驚曰始以為夢乃眞耶世稱追魂碑又俗以丁字下數點稱丁丁碑張務園敎

授晉以此碑贈海昌周松靄春大令大令因此碑趙子函石墨鐫華顧亭林金石文字記俱有誤述處今得石刻可證明之作李北海丁丁碑歌寄菼園云菼園手贈北海碑爲言土人呼丁丁世間豈有追魂理俗話不實流丹青歐陽集古無此說但云君謨稱最精趙明誠錄著爲二邑書自在開封城八分體有韓擇木年同月異難合并趙錄云李行書碑三月韓八分碑七月並開元五年趙晒石墨鐫華誤合爲一以分隸爲李北海書韓碑今在金鄉縣欽國子監太學生見顧亭林金石文字記其謬可糾叵不一大者莫如名慧明亭林云葉有道先生慧明與趙錄同今按此碑名國

玊字雅鎮祖乾㬎考道㚕子慧明爲法善
父而有道先生法善祖㕣重也趙頋並誤慧明之
先稱有道班班世系毋庸爭孫子景龍觀道士乃
郎法善鴻臚卿王氏輿地紀勝出碑目始標追魂
名天師譎幻工攝名荒雞大叫方五更紅日將上
魂欲去丁字連點筆不停此事相傳何怪誕姑妄
言之姑妄聽兩人並載新舊史文苑方技馳英聲
望重無過李北海越國公亦多光榮嘗讀少陵八
衮句碑版照耀長留銘又聞偕遊月宮裏紫雲一
曲通仙靈宜其附會有如此足見寰宇皆心傾孰
料開元變天寶漁陽鼙鼓華淸驚花萼空憶甯王

笛雨夜徒悲蜀道鈴肉髮鱗聰久獻瑞盛衰轉眼
如初醒是一是二何須辨傳疑傳信殊杳冥石鐫
久佚摹木本妙跡尚在垂千齡謝君奚啻百朋錫
補金石考增圖經見大令所著耄餘詩話

按藥有道碑向在松陽之卯山道觀因求者紛紛
道士厭之埋於山之曠野道士歿後無從尋覓乾
隆年間有邑人潘某游幕於外得一舊拓本攜歸
與邑之吳某爲友吳擅鐫刻屬其雙鈎用灰版翻
之北海規模居然尚在流傳四方皆此本或竟以
舊碑目之惟脫一碁字難掩其僞裝好之本間有

另刻一蓉字補入痕迹顯然識者辨之世間原刻本收藏家或有之讀范氏天一閣碑目有葉有道碑是原刻也盖乾隆以前未嘗有翻本況明拓乎其灰版現存字跡已模糊初搨翻本價亦甚昂作栝蒼遊者無不欲爭購之張荔園學師贈松靄大令本亦是翻刻拓手之佳者耳芝庭

李北海書葉有道神道碑筆法遒逸氣勢雄勁韋續所謂華岳三峯黃河一曲誠爲確論唐書謂睿宗卽位法善有冥助之力先天二年拜鴻臚卿封越國公又觀元宗御製洪善碑有云奸臣竊謀凶

醜潛迹未嘗不先事啟沃亟申幽贊是則不獨睿宗即位有冥助之力即元宗臨宇亦有幽贊之功焉又云是時返眞縣解殁日追贈越州都督是則不僅生有封而并知其死有贈也傳不詳述葢史氏於二氏者流概括而書之耳御製又云至隋大業歲在丙子法師是生凡六百二十四甲子洎我開元歲在庚申形解升雲則春秋百有五矣據此可以證兩傳之誤萃編之辨爲至當也元宗御製法善碑今不傳余從松陽葉氏抄本中得讀一過然譌字甚多無從考核矣雲舫

李北海三巖題字

二字平起雨字徑五尺崖字徑六尺李邕二字徑七寸五分皆正書

雨

崖

李邕

右李北海三巖題字勒在溪潭峭壁上此石上承瀑布壁立潭中向爲土花蒙密鬖髿莫辨自居藏湖師與溫一齋學博搜剔摩拓後今則歷歷可見麗水唐刻僅見於此　雲舫

梅簃隨筆謂宋李堯俞三巖記末及雨崖二字以

爲非李北海所書不知此二字刻在湫中石上當瀑布之衝其上又有藤蘿密布字跡掩蓋烏從知之故後來遊三巖者每鮮道及近日屠蘊渚先生與裘一齋學博嗜金石適夏間瀑布斷流於蘿蘚中見有字跡倩工摩拓由是盛傳其旁有李邕姓名則爲北海所書無疑按李薨俞距北海時代僅三百餘年郎見其字亦不足重且游山記內何必及此據此以爲非北海書亦非確論　芝庭

業慧明碑

據兩浙金石志錄

八不計高廣行數

大唐贈欽州刺史葉公神道碑并序　江夏李邕

國子監太學生

公諱慧明字德昭南陽郡人也其先系自軒后珍于周文聃季食沈子高封葉因爲氏矣逮問政□孔好龍得眞代有開也昔者帷帝興運乃聖炳靈風雲相從人夢通感閉氣駿發良弼大來有開必先憑物爲爲□自然余則我使君降□府乘道流追踪隱淪叶契幽叟結廬澗沚考槃薇椒同人利貞遁代勿用雅好酒德尤邃老經詁言解頤精□総倒誘進不倦虛納盡款好事集門長者闐里無□亓厂帷戸和風□薄植杖嘯谷席史琴

山泰然樂生澹乎忘老方□維性壽遡神僊偓赤松之遊縱黃□之術外身先物歸根致柔緣以大均持以大定色理不熱寵辱不驚繩繩焉熙熙焉孔德之容罔可測已故師長旌禮邦族興化智者謂智仁者謂仁雖禍塞柔樞紹衣韋帶必避塗加敬褰風惕息焉是用克闡于家大育厥亢則我越公龔上德延慶靈生而知之學而習之有專門之資得不承之業纔齔狂道旣冠同元訪遠岳之福庭覯幽矜之方士陳咒雷駭吐刃電光沉海莫濡蹈冶匪爇呵萬鬼攝百神啟陰官之符變冥司之籙追究往事坐知來茲膏肓無所遁其形霧露不能

滋其疾奇跡多緒嘉聲日聞是以　大君孔休辟命
薦至入自卧內問以咨徵造膝必誠遇事借中時更四
紀代且五王順風日請天師敷衽以近　皇極緇素
莫能出右公卿是惟虛左　國家有事天地將旅海
岳公嘗致禮加璧能事潔羞傳馹載途郡邑迎謁者歲
四三焉自頃賊□齒禍小人吹蠱敢爲戎首興此厲階
天步未亨人事將殆公乃極陳幽贊大啟聖猷枚
卜撰辰並走羣望作爲邦翰先□主憂殄勦元兇翼扶
皇統是嘉厥異式揚爾忠爵賞懋于身寵贈光乎
考匪此從也尼訓其子匪此子也爲揚其親松楸紀行

碑版未立永念終古追薦孝思縣請　闕廷第如江
介遠訪才子枉逮鄙夫起括論兵多鈌舊學班固述史
實賴家書顧惟成章實愧貞石其詞曰
貞隱夷軌黙僊解形偉哉獨立企古遐征殆庶元德升
覲丹經服鄉不湼光和無營桑卜岑渚□藥侍琴徐嘯
風谷綏步月林白雲怡意清泉洗心曷勝不往曷奇不
臨迹因神遠情隨地深舉代方精皇□未軾肇□懿子
載揚令德左慈致物越人辨色司察鬼謀役使神力寵
被　五君聲聞八極日嘗蒲蝕　一國有多難兇慝
□楊忠烈憤惋亦既先覺克圖幽贊　皇哉神武赫

然天斷薄言郎戎于以戡亂　帝念疇庸與開列土
豈曜厥身寶贈丐父朱藩乃錫紫綬是與存致殁榮忠
伸孝舉列列桐栢緒風與悲表墓有關紀德無詞哀哀
嚴蔭纍纍孝思孰傳終古是建豐碑　贈慧明銀青
□□□□□欽州刺史子道士法善授鴻臚卿封越國公
開元五年太歲丁巳鶉尾七月夷則七日甲辰建缺□
州張□□□□□檢校樹碑侍者洪州𤫊眞觀主盧齊
物□

葉欽州碑乃八分書遒雅大有東京遺意久傳爲
北海書然碑首斷落不敢定金石畧載有道先生

葉公碑而不載此碑又趙明誠錄有道二碑一爲邕行書一爲韓擇木八分書此碑乃八分書韓耶李耶姑闕疑可也然其書佳甚日數閱之而不倦

孫退谷庚子銷夏錄

右唐贈歙州刺史葉慧明碑今在金鄉縣書撰人名皆缺分隸雄駿亦韓史輩手腕但過涉怒張微乏蘊藉則小遜耳慧明乃道士葉法善之父史稱睿宗即位謂法善有冥助之功故拜爲鴻臚卿封越國公又贈其父爲歙州刺史夫以一道士而位之卿尹爵以上公贈及泉壤名器之濫可謂極矣

洪邁容齋三筆曰自唐代宗以僧不空爲鴻臚卿開府儀同三司其後習以爲常不知睿宗巳以道士爲鴻臚代宗亦踵行其獘政也 吳山夫金石存

右碑在宣平縣治沖眞觀原石久佚所存重刻本字多譌錯此據何氏家藏舊拓本錄之文二十行八分書徑八分首行標題下有江夏李邕□國子監太學生云云則撰書別是二人趙明誠金石錄以爲韓擇木撰并八分書者誤也舊唐書葉法善傳云括州括蒼人而此碑云南陽郡人蓋碑溯始封傳則據其譜牒耳其云寵被五君者謂高中睿

元四宗與天后爲亞也　兩浙金石志

按葉慧明碑在金鄉縣書撰人名皆缺或云李邕文辭撑木蓄隸法雄駿亦稱名筆慧明墓現在松陽何以神道碑遠在金鄉殊不可解兩浙金石志據重刻本錄入以爲在宣平縣治沖眞觀余曾見宣平人重刻葉有道碑變行作楷大失北海本來面目而翻刻金鄉縣之慧明碑實未見也以松陽人亦有藏弆者然究不知其何時何地所龕石之存亡亦不可知今仍兩浙金石志之舊亦錄入

廣幼時侍先大父觀族祖星泉公家藏葉慧明碑

隸書拓本其第一行二欵述書上爲江夏李邕撰下爲國子監太學生韓擇木書曾記賡問先大父曰韓擇木爲何人大父曰即少陵李潮八分小篆歌所云尚書韓擇木是也額之左右作二神像臂有肉翅足爲龍爪旁有雲氣賡指二神又問曰此何物也大父曰一爲雷神名豐隆一爲風神名飛廉取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義是豈金鄉舊拓本歟抑松陽亦有此刻實不可知碑之下已斷泐數尺合而搨之故下有圓圈泐痕後於松陽有以此拓求售者其中字多錯訛如余沈之余作艮因

其翻本棄之今復求星泉公藏本不可得矣 雲舫

案慧明碑山左金石志亦收云在金鄉縣已佚兩浙金石志所云何氏家藏碑疑即金鄉舊搨也 芝庭

攷吳山夫金石存所載慧明碑內追蹤作追從熙熙焉作凞凞怡意作怡志兕慝口揚仟兕慝乃揚附誌之以俟考古者辨之 般甫

東甌博古齋郭煥春熙堂手鐫

栝蒼金石志卷一終

原刻麗水譚學鎔校字
重刊海昌鄒柏森

栝蒼金石志卷二

嘉興李遇孫金瀾輯　海昌鄒柏森殷甫校補

麗水王尙忠芝庭庚雲舫參　麗水王宗訓式之同校

唐二

郭密之石門山詩刻二首

行數字徑已見兩浙金石志跋內

使永嘉經謝公石門山作

諸旣縣令郭密之

絶境經耳目未嘗躡躋登一窺石門險載滌心神慒洞壑閟金淵欹崖盤石楞陰潭下羃羃秀嶺上層層千丈

瀑流寮半溪風雨恒與餘志每愜心遠道自宏乘軒廣
儲侍祗命愧才能轅棹周氣象捫條歷霧巘忽如生羽
翼悅者將超騰謝客今已矣我來誰與朋

時天寶八載冬仲月勒

永嘉懷古

諸暨縣令郭密之

永嘉東南盡倚棹知可究帆引滄海風舟沿縉雲潭舉
山何隱磷万物更森秀地氣冬轉暄溟氣陰改晝緬懷
謝康樂伊昔茲爲守逸興藕雲林淸詞冠宇宙嘗游石
門裏勝踐宛如舊崩壁苔蘚澀懸崖風雨驟嚴限餘灌

恭壁町 空泉發物是人已非璐潭悽獨澈

郭密之五言詩二篇皆刻於青田之石門洞崖壁前人錄金石者皆未之及今芸臺中丞兩浙金石記始著之詩古淡近選體石門尚有徐嶠張愿詩刻皆開元天寶閒人崖石鑱損唯姓名僅存詩句莫能辨識矣錢竹汀養新錄

有詩刻二種在青田縣石門洞磨崖一題石門山詩及前後題欵年月凡十一行一永嘉懷古詩及題欵凡八行俱正書徑寸嘉慶元年二月臨海令華氏瑞潢過此搜剔出之按二詩全唐詩未載邑

志云郭密之於天寶中令諸暨建義津橋築放生湖溉田二千餘頃民便之舊志止載後懷古詩題作石門山而無前詩未見石刻也 兩浙金石志

右石門山唐郭密之詩刻拓本乃余友芝庭以贈嘉興李金瀾先生者先生最爲珍秘如阮宮保兩浙金石志亦載此詩刻其永嘉懷古詩計缺一十有一字此拓僅缺二字又前詩脩字兩浙金石志作仕後詩棹字兩浙金石志作祖伊字郡志作夙守字兩浙金石志作壽詞字郡志作詩武字郡志作踐宛字兩浙金石志作定崖字郡志作巖此拓

一一明顯俱爲校正不可謂善本乎壬辰四月先生同芝庭及余赴石門洞親拓數紙得以各藏一本然數年來屢被大水所冲其字跡已不如芝庭前所藏之本矣雲舫另見拓本武字實是踐字知郡志所載非譌又識

謹按後詩第一行倚棹皆等字有搨本改三字掩其旁第三行緬字有水字蓋其上均後人鐫

啟甫

徐嶠張愿石門山殘刻

徐刻三行隸書徑一寸

張刻四行正書徑一寸

遊石門山　勅採訪大使潤州刺史徐嶠

維舟青溪泊徐步石門瞻窺屈借

巖洞空□□□纜□飛下習□響

後缺

題石門山瀑布八韻敬贈□□□公并序

吳郡守兼江東採訪使　張愿

所歷名山觀瀑布者多矣至於飛流若布遠近如

□□□□□□□□□□百步石壁千尋激流成後缺

右詩刻二種在青田縣石門洞石壁一八分書徑

五分題云遊石門山勅採訪大使潤州刺史徐嶠

一正書徑七分題云石門山瀑布八韻敬贈下缺

吳郡守兼江東採訪使張愿二詩俱爲宋人大書題名于上鑱損殆盡徐詩首二行尙可辨然亦不能句讀矣按徐嶠爲齊聃之孫唐書附齊聃傳云堅子嶠字巨山開元中爲駕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遷中書舍人內供奉河南尹封慈源縣公不言其爲潤州刺史乃史文之畧張愿史傳無攷惟蘇州郡志載其名按唐書開元二十一年諸道置十五採訪使檢察如漢刺史之職徐嶠張愿皆以郡守兼此葢皆江南東道採訪使也蘇州本隸江南道天寶元年改爲吳郡又改刺史爲太守徐嶠

之刻當在開元二十一年之後張愿之刻當在天寶中也錢少詹云瀑布之瀑今人多從水旁此刻獨從日旁攷說文瀑疾雨也一日沫也一日瀑賁也詩日終風且瀑是瀑有三義山泉自上出日瀑布不見於爾雅且取其疾如瀑雨其白如布則從水或取其下垂如曝布之懸則從日於義得兩通也兩浙金石志

右石門山徐嶠張愿二詩刻同在一處徐刻上而張刻下也俱爲宋時兩浙體量安撫三司度支判官十二大字加於其上復爲明嘉靖間青田令以

劣詩勒之故後半皆剝去不復存矣張刻第三行
有奉和某某使遊石門山數小字麥於其間徐刻
僅得三十六字張刻僅得五十二字然較之兩浙
金石志已加詳矣徐刻首三句全完可讀張刻後
二行得二十八字乃詩序耳 雲舫

松陽酒和觀銅鐘銘

人之巧者與造物同功器之著者與陰陽齊方此邑紫
府修建鴻鐘懸重千鈞量逾百石爰有南海賢士陳明
羽人一言于邦千里來應祥金自積良冶子來立埏埴
而成模制橐籥而運用大力斯拔高爐正開金火合流

雲雷皆至紅光旁照踴躍錙移善應長保於歲年仙侶求聞于時夜者稱北宮之賦三月而成今觀東郭之師不日而就振于無境鳴而當律喜堯年之陶鑄荷聖澤而書名皇化遠冒于遐方景福願歸于魏闕銘曰

越金既聚鳧氏作則至用出虛宏之充塞既集仙聖求清道德遠及千春方茲一刻蹲熊下峙盤龍上陳剛亦能吐聲實爲賓形如天覆響若谷神遠韻無斁用之不勤

右銅鐘已碎僅存一截數片正書數十字在松陽縣卯山東[闕]觀按寶刻類編載是銘爲郭階撰郭

陽正書作於唐乾元二年正月十五日今玩其筆意絶類褚河南惜其文殘缺特於志中補錄之末二行有庭徐思簡劉待相□□王思時□□及宣義郎字葢題名也處州府志云葉法善奏捨莊宅爲之宣和初方寇焚烈焰中不爍聲亦不殺百人舁之不能動及鐘樓再造數人挽而上之文云南海賢士陳明羽人是亦斯時道侶所爲不盡法善之鑄也 兩浙金石志

右唐[道]和觀銅鐘銘今已碎僅存上一段在松陽縣西舊市水[南]觀處於嘉慶丙子歲猶及見之尚

存四五尺上勒淩烟閣諸勳臣名因樓版浮摇不
及周視鐘之一匝稍有微凹父老相傳葉法善乞
元宗賜金鑄鐘適禁中鑄此初成元宗遂戲以賜
之法善謝畢即以杖頭肩負而來此微凹乃肩痕
也又云法善有言此鐘碎盡吾當復出故凡鄉有
水火祈禱事各持斧往紛然搏擊皆以銅盡爲恱
今僅存一二尺耳按新唐書葉法善開元八年卒
是鐘作於乾元二年正月十五日法善卒已四十
年矣又敘云南海賢士陳明羽人云云則非法善
所鑄已有明證何傳會若是耶兩浙金石志云存

上截數片正書數十字此乃擊落遺銅所拓非懸上拓本也又云在卯山永甯觀按卯山離舊市三里係卯山觀非永甯觀也今據所見辨正　雲舫

李陽冰書縉雲縣城隍廟碑

碑高七尺廣三尺四寸八行行十一字篆書長四寸五分末二行正書徑七分無篆額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
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唐
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
不雨縉雲縣令李陽冰躬禱
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

焚其廟及期大雨合境告足
具官與耆耋羣吏人自西谷
遷廟于山巔以荅神休

釋文

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風俗水旱疾疫必禱焉有
唐乾元二年秋七月不雨八月既望縉雲縣令李陽冰
躬禱于神與神約曰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大雨合
境告足具官與耆耋羣吏人自西谷遷廟于山巔以荅
神休

唐乾元中李陽冰嘗宰是邑邑西山之巔有城隍祠碑

刻實所爲記與篆也陽冰以篆冠今古而人爭欲得之
耶緣寇擾殘缺斷裂殆不可讀偶得紙本于民間遂命
工重勒諸石庶幾其傳亦足以傳之不朽也
大宋宣和五年歲次癸卯十月朔承信郎就差權處州
縉雲縣尉周明廸功郎就差處州縉雲縣主簿費季文
將仕郎處州縉雲縣丞史良翰文林郎就差處州縉雲
縣令管句勸農公事吳延年立

右城隍神記唐李陽冰撰并書陽冰爲縉雲令遭
旱禱雨約以五日不雨將焚其祠既而雨遂徙廟
於西山陽冰所記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爾

絲今幷止吳越天下皆有而縣則少也　集古錄

孝陽冰爲縉雲縣令値旱禱於城隍約五日不雨將焚其廟及期而雨乃遷廟而記其事書固奇事亦奇余觀其篆瘦細而偉勁飛動若神歐陽公以爲視陽冰他篆最瘦余謂佳處正在此又云世言此石與忘歸臺孔子廟三石俱活歲久漸生刻處幾合故細若然今去歐公又四五百年㒀不爲無字碑乎記云祀典無城隍神吳越有之至歐陽公云天下皆有縣猶少今則無縣無之矣且記云自西谷遷廟於山巔以見城隍廟前朝不必在城

中也今西安府西村落大者多有城隍是其遺意

趙子函石墨鐫華

右縉雲縣城隍廟記城隍之神未見於古左傳祝宗用馬于四墉又云祈于四墉杜預以爲墉城也城隍之有祀也其濫觴于斯乎北史慕容儼鎮郢城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隋書五行志梁武陵王紀祭城隍神將烹牛忽有赤蛇繞牛口祀城隍神始見于此至唐而益盛故張說有祭城隍之文杜子美詩有賽城隍之句然猶不列于祀典少溫記文可證也歐陽公跋云今天下皆有而

縣則少是宋之城隍祠又盛于唐而縣猶不皆有祠洪武初從禮臣之請加以封爵京都城隍曰昇福明靈王府曰威靈公州曰靈佑侯縣曰顯佑伯未幾詔去封爵祇稱某處城隍之神京都歲遣太常寺堂上官行禮諸府州縣則守令主之而祀典遍於天下矣。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縉雲縣城隍廟碑文唐李陽冰撰并篆書碑形上圓下方後楷書宣和重刻季月立石人官爵姓名下截一格缺蝕三字微存偏傍可意會也文只八十六字而叙述禱雨遷廟二事意義已足古人作

文言簡意該于此可見山農需雨多在盛夏此自七月不雨至八月既望始行禱祀以今日情事較之則亢旱成災已不可支矣豈今昔農事亦遲早異候耶縉雲治當婺女栝蒼之交山水奇秀燕坐衙齋如作仙吏余嘗遊其境徘徊不忍去惜匆遽經過未暇搜剔苔蘚一讀遺碑碑作于乾元迨宋宣和徙逾三百而已遭寇擾斷裂宣和至今閱歲倍于前而完好可讀若有鬼神呵護之者　碧溪文集

按城隍二字始于易之城復于隍其後則修治宮

營濬繕城隍語見後漢書班固傳六朝以降凡言城隍皆繕治備禦之事唐書百官志職方郎中員外掌地圖城隍鎮戍烽候防人道路之遠近六典祠部郎中員外掌祠祀享祭司中司命風師雨師衆星山林川澤五龍祠等及州縣社稷釋奠爲小祀而皆不及城隍之在祀典據此碑則爲風俗之所尚而亦惟吳越之所有也五代梁初吳越錢鏐嘗于鎮東軍（今紹興府）臥龍山上重建牆隍廟奏請以故唐右衛將軍總管龐玉爲牆隍神封崇福侯撰文并勒碑石廟中文見紹興府志及吳越喬孫錢

文瀚所纂吳越錢氏志共稱牆隍者吳任臣十國
春秋曰歐公五代史梁本紀注梁嘗更戊曰武朱
温父名成戊字類成故改之城之改墻亦此類也
據墻隍廟碑稱吳越重建則在唐時已先有廟而
請封麗玉爲神則始見于錢氏陽冰此碑未嘗云
有人爲神也陽冰兩唐書無傳惟見於宰相世系
表趙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曇次子璣裔孫行敦離
孤主簿行敦子懷一晉陽尉懷一子雍門湖城令
雍門子長湜次澥字堅冰刑部侍郎次即陽冰將
作少監宣和書譜稱陽冰字少温述書賦注云陽

冰趙郡人兄弟五人世系表只三人此疑誤皆負詞學工于小篆初師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李肇國史補云陽冰自言斯翁之後直至小生曹喜蔡邕不足言也墨池編云陽冰雅好書石嘗貽書李大夫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是曰大唐石經志不克就金石錄謂陽冰在肅宗朝所書年代少故字畫差疎至大曆以後諸碑皆暮年所篆筆法愈淳勁然則此碑書於乾元二年尚非暮年淳勁之筆矣陽冰嘗論書勢筆法所禁撰翰林禁經六卷見郡齋讀書志

又雅原筆法別其點畫若筆法論見宣和書譜因史無傳故詳識之縉雲縣今隸浙江處州府縣治四面環山不立城郭廟在山巔與在城中無異石壁鑴華盖未悉廟之所在也金石萃編

右碑在縉雲縣城隍廟文篆書八行徑二寸八分後有重刻題記正書二行徑四五分不等碑在宋時已斷裂宣和五年十月縉雲縣令吳延年等重爲刻石李陽冰唐書無傳竇臮述書賦注云陽冰趙郡人工於小篆初師李斯嶧山碑後見仲尼吳季札墓誌便變化開闔如虎如龍勁利豪爽風行

而集文字之本悉其心胷識者謂之倉頡後身墨池編云陽冰雅好書石嘗貽書李大夫願作篆書六經立於明堂是日大唐石經志不克就此碑書于乾元二年筆意跡瘦不若他篆之遒勁當是少年之作其書⊙作日凵作乙几作𠘧皆非　兩浙金石志

按陽冰城隍廟碑久已不存宋縉雲令吳延年偶得紙本於民間重勒石　國朝王虛舟吏部摘其篆法種種不合如五日不雨日字以日爲口篆法日從⊙象形也凵古三切從口含一象口含物也

以甘爲日誤巔字上無山詩首陽之顚頂也加山

俗字又山宜作山今作乚乃嵩豈等字之頭亦誤

然虛舟又贊其疎瘦圓勁果出三墳先塋等碑之

上豈翻刻之本神氣一絲不走耶俗稱此碑爲定

風碑攜此涉海可禦颶風估客爭購之余按郡志

宣平縣古蹟門以北海葉有道碑爲定風碑又雲

和福勝廟碑彼處人亦以定風目之碑之可以定

風者何多耶委巷無稽之談不足述也芝庭

天下輿地碑記云李陽冰神光寺般若臺記處州

新驛記縉雲城隍記鏡水志歸臺銘世寶之爲四

絕惜城隍廟碑原刻宋時爲寇擾斷裂人閒不復有矣此宣和五年縉雲令吳延年重爲勒石者碑文云城隍神祀典無之吳越有之按歐陽公集古錄作吳越有爾碑云約以五日不雨將焚其廟集古錄作七日不雨將焚其祠互有異文此或歐公據原刻所見而宋刻誤改耶然碑云得紙本於民閒命工重勒則依唐刻摹上不當有異文或歐書傳刻之誤耳按唐書稱蕭穎士善書籀學所奬後進自李陽冰等數十人皆爲名士則陽冰之學自有淵源碧溪文集云此碑下截一格缺蝕三字金

家藏本亦然今則剝落缺五六字矣雲觚

李陽冰倪翁洞題字

篆書徑一尺

倪翁洞

釋文

倪翁洞

右刻在處州縉雲縣篆書三字字高二尺廣八尺

此刻載輿地碑目云在處州仙都山初暘谷倪翁

不知何許人事蹟無徵宋郡守錢竽詩云初暘便

是扶桑谷洞裏倪翁招我來即此陽冰之篆同時

又有阮客舊居詩歐陽文忠公謂爲縉雲之隱者彼以遁俗爲高而終以無名於後世可謂獲其志矣倪翁頗類是在傳不傳之間耶陽冰是篆酒古嚴肅不似黃帝祠宇天清地甯諸刻惜傳摹者少操觚家無能道者茲從趙氏舊藏拓本錄之下有題名二段亦不能識 兩浙金石志

李陽冰宰縉雲時有石刻見於宋人記載者如孔子廟碑城隍廟碑窪尊銘忘歸臺銘黃帝祠宇又有吏隱山阮客洞倪翁洞等篆勒之於石又有處州新驛記今皆磨滅惟倪翁洞與黃帝祠宇二刻

尙存然黃帝祠字宋胡志通詩云無復世間有而
阮相國以丹楊葛蒙考證辨爲原刻余觀倪翁洞
三字較勝他刻書品所謂古釵倚物力有萬夫者
倪翁洞三字足以當之雲舫
　權攷令狐亦岱縉雲縣志云相傳有倪長官隱
此陽冰因題焉原本洞字下左右有題名兩段
即兩浙金石志所云下有題名二段不能識者
是也按二題名一沈紳公儀一王瑜中玉公儀
題於嘉祐歲二月並青田石門洞有嘉祐五年
公儀殘刻紳爲宋人無疑王瑜無攷湯果卿縉

雲縣志云審其書體當是宋人攷輿地碑目載倪翁洞摩崖僅陽冰篆書三字並無他刻沈紳王瑜兩題名殆俱後鐫宜列入宋刻爲是今移於沈授題崖後似與年代先後次序相符殷甫

李陽冰篆黃帝祠宇

碑高九尺廣四尺四寸篆書四字二行黃字長三尺二寸帝字長二尺八寸祠字長二尺九寸字字長三尺一寸李陽冰三字長五寸五分丹楊葛蒙勒石六字徑三四寸不等

李陽冰 黃帝 （李陽冰 黃帝）

丹楊葛蒙勒石 祠宇 （祠宇）

黃帝祠宇篆額唐李陽冰篆在仙都山天下輿地

碑記

右刻在縉雲縣黃帝祠宇四字徑二尺上有狄李陽冰三字徑三寸六分皆篆書丹陽葛蒙勒石六字正書徑二寸五分此書結體遒緊筆力雄偉胡志通書碑後詩所謂古篆誇雄奇玉柱貫金鈕想當落筆時雲夢吞八九是也 元初得此刻疑爲祠扁重摹於石者後見王象之輿地紀勝作黃帝祠宇篆額復齋碑目有唐仙都山黃帝祠堂碑袁隣撰雲游子正書咸通八年立其爲祠額明矣樓鑰北行日紀謁黃帝祠宇李陽冰篆額今留郡庠是

宋季祠猶如故也葛蒙丹陽鐫字之人徐浩書山陰縣額三字即其所勒欵題同此見嘉泰會稽志兩浙金石志

予於嘉慶癸亥年補處州縉雲訓導見署中有李陽冰所書黃帝祠宇碑字畫端好惟仌字作氷人或疑之甚有改氷作冰以冰為古文凝遂呼陽氷為陽凝者不知陽氷之名本取木華海賦陽氷不治之義故字曰少溫其兄濒字堅氷皆氷霜之氷元次山浯臺銘書陽氷名亦作氷蓋氷為仌之草書古碑版文字俱作氷無作冰者仌旁加水自是

凝字八自不察爾趙晉齋魏謂余曰黃帝祠宇碑本屬橫行今豎行者已非原本案碑上有葛蒙篆額字豈即葛蒙所改刻歟　宋小茗惜陰日記

右縉雲學署李陽冰篆黃帝祠宇四大字書法雄奇所以胡志通書碑後詩云李侯神仙才宇宙歸其手古篆誇雄奇玉柱貫金鈕聯茲黃帝祠運畫出神授想當落筆時雲夢吞八九每傳風雨後蜿蜒龍蛇走光怪發山河塵氛透巖竇鬼神若撝呵一旦忽失守隨烟遠飛騰無復世間有偶訪山中人搨迹幸仍舊我欲再鐫之祗恐難運肘其推服

可謂至矣宋小茗廣文引趙晉齋横扁之說今讀兩浙金石志跋語考證明確的是原碑趙說殊屬臆斷又案晉齋竹崦盦金石目錄黃帝祠宇碑下前說業已删去殆亦自知其非止引書史會要葛蒙丹陽人書迹似近顏魯公云云今按其蹟果然又丹陽作丹楊考古丹陽縣隋志作丹楊陽正當作楊以山多赤柳得名丹陽舊屬楊州本以水名郡從手旁者通用字也

李陽氷篆黃帝祠宇四字石刻三尺大書神凝氣和精密理閑後人所不及者然較之倪翁洞三字

則稍遜耳黃帝祠在縉雲縣東北二十里仙都山
今碑在縉雲縣學碑之陰即宋慶曆四年縣尉毛
維瞻脩孔子廟記記有云先是邑中諸佞容購善
伺者諷執政徙夫子廟於山谷間又咸淳元年邑
令王壟小蓬萊歌後題崖云仙都洞天秀出東浙
有黃帝祠孔子廟歲中春邑令合僚佐帥諸生行
舍采禮則宋時孔子廟在仙都山毛維瞻因修廟
學即以其碑刻記於陰耳不知何時移廟學於縣
并移此碑也今廟學之有黃帝祠宇之所由來也
然此石之幸列廟學亦得永其傳矣宋小茗惜陰

日記云人呼陽冰爲陽凝卽以木華海賦陽冰不冶之句辨冰非凝音甚是然小茗謂仌字作冰人或疑之甚有改氷作冰之說則非也按說文無氷字冰乃冰之破體耳說文仌冰本二義徐氏曰仌今作冰冰則仌冰可通也如易之堅冰禮之水始冰周禮凌人共冰詩之鑿冰凡經典之冰皆仌旁加水未見以水旁作丶者小茗以古碑版文字俱作冰無作冰冰遂據以爲訓則益迂矣不知水旁加丶者乃晉唐人增減變體之法卽右軍所謂變體處多写測其本轉筆者衆莫識其源歐陽詢亦云但

欲體勢茂美不論古字之當如何書也所論皆行草非若李陽冰之篆書者余觀陽冰篆欵皆作巛小若云惟仌作冫余未之見蓋不審舛謬妄定指歸故存其跋而辨正之 雲舫

謹按原本陽冰欵在祠字右丹陽葛蒙勒石在小欵後均平列今校拓本李陽冰三篆字在黃字上丹陽葛蒙勒石在祠字上因照原碑更正

殷甫

宣陽觀鐘欵

據拓本錄入不

計高圍徑尺

維唐大歷十二年歲次丁巳正月甲寅朔廿五戊寅宣
陽觀奉爲　國王聖化普及道俗存亡敬造洪鍾一
口用銅一千五百觔
元奏　勅置觀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越國公道士葉
法善
攝刺使賈岌　縣令李冲　市承鄭保道
率化衆緣道士鄭通靈　鄭國清　吳靈岳　吳昇厷
周法慈　葉道遊
葉朗清　吳惠虛　鄭仙超　葉惠光王法虛　毛仙
靈已上各捨十五斤

都撿按道門威儀紫極宮道士葉修然廿觔道士葉齊
眞十五斤
大匠孫住葛光留趙
捨銅卅斤王　鄭德寶　戴公訓夫妻吳懷德夫妻爲
檀越鄭王卿
捨十五斤鄭懷政卅斤　葉捨福葉捨泰　葉思庭戴公
之　戴德邱　鄭女娘
鄭保蕊　葉待賢葉待正　周光澤　周光遂葉庭芝
葉万春　俞喜娘
葉光超　吳懷邱　陶大娘

右銅鐘文六面共十二行正書在宣平縣冲眞觀內按觀在縣北六里栝蒼曩紀葉法善捨宅爲之賜額宣陽續名冲眞今錬丹井及銅鐘尙存卽此刻也宣平乃明季麗水分縣麗水又唐時栝蒼改名此鐘鑄時猶稱栝蒼刺史縣令二名舊志復軼之又松陽亦有觀乾元二年鐘亦云葉法善奏捨莊爲之兩浙金石志

右宣陽觀鐘欵正書十二行凡二百四十九字刻鏤陰文勒於篆枚之間字徑七分兩浙金石志第三行奏字上欽元字刺史上無攝字周法慈下軼

葉道遊之名毛仙靈作菜仙靈第八行大匠等字誤列於末鄭德寶之寶作保今據拓本改正按唐書葉法善卒於開元八年是鐘鑄於大曆十二年距卒已五十八年矣第三行猶載法善封爵銜名何也蓋道侶勸此溯其置觀之由耳故稱元奏勅置觀云云 雲舫

東甌博古齋郭煥春熙堂手鐫

栝蒼金石志卷二終

原刻麗水譚學鍇校字
重刊海昌鄒柏森